

美术馆与我

止庵

人百度体”——毫无意义，也毫无价值。或者说，这样写也无妨，总归有人懒得去查。对此我更难以置信，连网都懒得查的人，怎么会有精力读你的书，而且还要花钱去买。所以，如果不写一己之见就根本没必要写书。具体讲到《画见》，写的都是非常私人的观画体验，没有一般的美术知识和美术史知识，没有画家的生平介绍，也没有几乎已成定论的各种评价。虽然家中有一个半书柜这方面的书，我都读过，有的还一读再读。不写这些东西，兴许有人会以为你对此缺乏了解，那也只好随他去了。反正我自己读书的习惯，是留意作者写了什么，而不是没写什么——那些我已经知道的，他并不讲都无所谓。

因为我想写一本几乎完全是自说自话的书，是以费时很久，也写得辛苦，几番打算半途而废，最后还是将它完成了。我素不相信所谓“文章传世”，至少对自己是这般看法；但也不免担心，万一只有《画廊故事》或《不守法的使者》侥幸留存，让人觉得我关于画的想法即是这等水平，那么一向在各个美术馆里下的工夫，花的心思，岂不都白白浪费了。《画见》在我是穷尽一己感受与感想之作，我对世界、历史、审美和创造的看法，都写在这本书里了。

我曾说，读书、看画、看电影等，实为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，可以弥补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不足。我们所受的美术教育，乃至审美教育，或多或少有些欠缺。我自己接触绘画作品很晚，最初只能翻翻画册，以后北京陆续举办了一些展览，这才得以亲眼看见莫奈、高更、雷诺阿、西斯莱、梵高、毕加索、蒙克、夏加尔和巴尔蒂斯等人的原作。一九九〇年代我曾四次去巴黎出差，有机会反复参观奥塞博物馆等展馆画廊。有意思的是，从印象派开始的西方现代绘画，沿革变化原本清晰可辨，譬如有了印象派，才有后印象派；有了塞尚，才有毕加索；有了几乎西方绘画史，才有杜尚。但那时我们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所有这些一股脑地接受下来，顾不上孰先孰后了，虽然了解这种流变对于具体欣赏某一画家的作品实属必要。

美术教育并不等同于审美教育，但对于后者多少有所助益。美这东西很容易被视作华而不实，甚至多此一举。我将美理解为人类对世界的一种发现，或一项要求；而对世界来说，美是一种存在，或一个方向。如果我们缺乏美的感觉与感受，实际上是放弃了人生的一些东西，或者降低了整个人生的标准。无论如何，活的内容减少了，也粗糙了。另外，审美教育虽然可以自我弥补，却不尽是一己之事；如果普遍具备审美意识，只有少数人没有，他们可能照活不误；但如果普遍缺乏审美意识，只有个别具备，这样的人一准活得很难受。

欣赏美术作品较之读书、看电影，或许需要多一些准备。这可以说是一种“语言”上的准备，就像学外语一样，一个单词都不会，根本无法与那个语种的人交流，掌握一些单词就能初步交流，词汇量越多交流也会越深入。看画所需要的“语言”，大致说来，一是基本的绘画知识，包括材料、色彩、笔触、线条、质感、光感、构图、景深等；二是基本的美术史知识，了解某位画家约略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。此外就是作品要看得足够多，还有千万不要被美术史和美术论著上的那些定义给束缚了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有机会去美术馆，就可以开始享受看画的乐趣了。

《画见》出版时我已年近六十岁，算是在“还历之年”——虽然这原本指的是虚岁——送给自己的礼物。过去三十年来，我写了二十几本书，还编订了周氏兄弟和张爱玲的作品，算得上兢兢业业，做的似乎也够多了。《庄子·则阳》云：“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”，我以后也许可以稍稍换一种活法。非虚构写作不妨告一段落，另外倒是有个二十多年前已想好的东西，一直未能忘怀，把它完成了亦无可，尽管这多少近乎自娱自乐。此所以《画见》问世，于我未始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



东京国家美术馆外的蒙克展海报

幽窗下与古人语

胡延楣

近读日本大棋士的书法作品，见本因坊秀哉一幅，上书：“幽窗下与古人语”。忽然有大感动。

半年来，和上海棋院诸同仁一起讨论棋史，便经常去棋谱库。这里存着数百古谱。检视那些古谱，如有缘见古人一面；虽然此库并无“幽窗”，入室也不过是查检资料，未必可说“与古人语”。

古谱自然有文物的气场。书籍接触空气的部分，纸张渐渐由白而转为黄色，年代越久，颜色愈深。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书籍，和空气长久接触的书脊都变成浓咖啡一样。修缮古谱的师傅，将陈旧的书页泡在清水里，不一会儿，水就变成了乌龙茶汤。书库中最古老的典籍是元朝的《玄玄棋经》。若是初版，或成书于至正九年（1349），距今当有六百七十多年。纸张已吹弹可破，书鱼不知在何时，在白子和黑子间营造某种丑陋的花纹。朝代越老，出书便越不易。所谓“刊印”者，是工匠用刀在木板上细心雕刻出来，后方可印刷。细细辨认《玄玄棋经》的棋谱字迹，几乎看不出刀迹，为所见古谱中极精美者。

我的棋力，尚不能读懂那一着着古人深思熟虑下出来的棋，我大多数是读文字。古人习惯用一篇或者数篇序言放在棋谱的卷首，将编撰历史写得明白明白。和《玄玄棋经》精美雕版工艺堪有一比的是文学家虞集和棋人晏天章所撰的序言。此两文历来被看作是元代围棋文化的重要资料。

虞集是元朝名臣，儒家学者、诗人，南宋左丞相虞允文五世孙。晚年他“待罪”老于临川。至正七年（1347年），为《玄玄棋经》作序——夫棋之制也，有天地方圆之象，有阴阳动静之理，有星辰分布之序，有风云雷变化之机，有春秋生杀之权，有山河表里之势，此道之升降，人事之盛衰，莫不寓是。惟达者为能守之以仁，行之以义，秩之以礼，明之以智，夫乌可以

寻常他乞艺之哉。

晏天章是书籍的编撰者，是宋宰相、词人晏殊之后。读他的序言，往往会想起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，晏殊的词已如花落去，后人晏天章以其棋才如燕归来。其序曰：

古者，君子之学，必有游息之艺，故不学操履，不能安弦；不学博依，不能安诗；不学杂服，不能安礼；不兴其艺，不能乐。弈之为数，即六艺之数也。……然则弈之为艺，虽曰小数，亦至理所寓，而日用不可阙者。朝夕游焉，以博其义理之趣，则应务有余，而心亦无所放矣。

两篇序文，最早从民国初年的《弈人传》中见到。如今雕版印刷出来的古谱就在眼前，读到“至理所寓，而日用不可阙者”，心有一动。今天棋坛学棋的年轻人，不可不知古人早就有如此见识。

老晏和小赵经常陪我去棋谱库。老晏现在正整理着这些书架上的古谱。他指着《玄玄棋经》上的印章让我看，便可知此书经历了多少藏家之手。不显目处盖有一枚，上有白文“近楼”二字。围棋史家徐润周即号近楼，他正是此珍本的最后私人藏家。1961年，他把这本《玄玄棋经》捐赠给成立不久的上海棋社。同时捐赠的还有他数十年苦心搜罗的三百多本古谱。

小赵给我看一本手抄的棋谱，在空白页上有记录：

这是清末名手镇江丁礼民原稿，其孙渠清捐献。

公元一九六六年五月。衡园记。

这是徐润周的笔迹，衡园是他的又一笔名。为那手抄本鉴定存库时，他已六十七岁，在上海棋社作围棋研究。徐润周于特殊年代，见到棋友交来的棋谱，内心自然百感交集。知此棋谱的文献价值，怕后人轻忽，他便留下墨迹，郑重钤印。

我们无从知道丁礼民的相貌，也不知道他的性格。只知道他是江苏镇江

人，任江宁府学教授。与叔叔丁侯铁活跃于同治光绪年间棋坛，编有《慕虔斋弈谱》。

丁礼民 20 岁时，太平军事起，他随叔避难居东台。逃难时，没有忘记邀请大名鼎鼎的国手周小松同行。盐城东台的围棋爱好者因之“闻风麇集”。在那手抄本中，有着不少周小松对丁礼民的让子棋，这是青年丁礼民的学习笔记吧。

徐润周为丁礼民写过一首诗：

时乏国工无敌手，慕虔叔侄树旌旗；镇东盛会传家法，初值新军独并道。清朝一共有九位超一流国手，最后一位，便是周小松。周小松独霸棋坛，经历嘉庆至光绪五朝，天下棋手见之，无不心甘情愿在棋盘上先放上数子，然后拱手请教。如此，周小松越感到孤独，他读了前辈的棋谱，便叹息，这辈子里必不可能超越。环视华夏，国事已经难以收拾，他痛心疾首地呼喊：“弈虽小道，恒视国运为盛衰”。

周小松去世之后，轮到丁礼民感受中国围棋没落的孤独了。这是中国棋史的至暗时代。他偏偏在这个时代成为名手。他的棋艺逊于周小松，却也有“棋无敌手”的感慨。

徐润周记述：清末日本高部道平五段来华，当时健者陈子俊、张乐山等受二子，多负局。时礼民年且八十，退隐已久。咏怀诗有“酒有别肠容我醉，棋无敌手向谁敲”之句。同人筹议，为对外着想，敦促礼民出应，二子两局，胜负各一，为当时成绩最佳者。

老将出征，在棋坛是时无英雄的悲壮，却勾起棋手的壮怀激烈。丁礼民受让两子，先输一局，负二子。他或许知道自己可以胜高部道平，便再下一局，果然赢了，胜一子。回家复盘，丁礼民将棋局工工整整誊录于专门的记录纸上。一丝不苟的蝇头小楷，着手的数据

字，细如蚊足。

向国手周小松请教过，又和打遍中国的日本棋手高部道平下过棋，且存有可靠记录者，仅有丁礼民一人。故研究晚清中国围棋技术史的学者，都特别青睐这一本薄薄的棋谱。稍稍读过几页，便会唏嘘不已。

如果当代围棋文史研究也有辈分，那么毕生痴迷于棋的徐润周先生应该是我们的大前辈，徐先生出入上海围棋界七十年，是近现代围棋文化研究的拓荒者。

徐先生 1984 年去世。八年之后，其夫人靖找到父亲写在六十四开笔记本中的数百首诗稿，请赵之云等先生鉴别。赵之云是将徐润周先生写入《围棋词典》的人，知道徐先生曾经在报刊刊物上发表过一些短诗，不过与新发现的诗稿相比，仅为十分之一。这些旧体诗的写作，绵延数十年，有一些写于徐先生晚年。涉及大量围棋史料、文献、掌故、轶闻。每一首诗大多有注文，有场景的再现，亦有史实的考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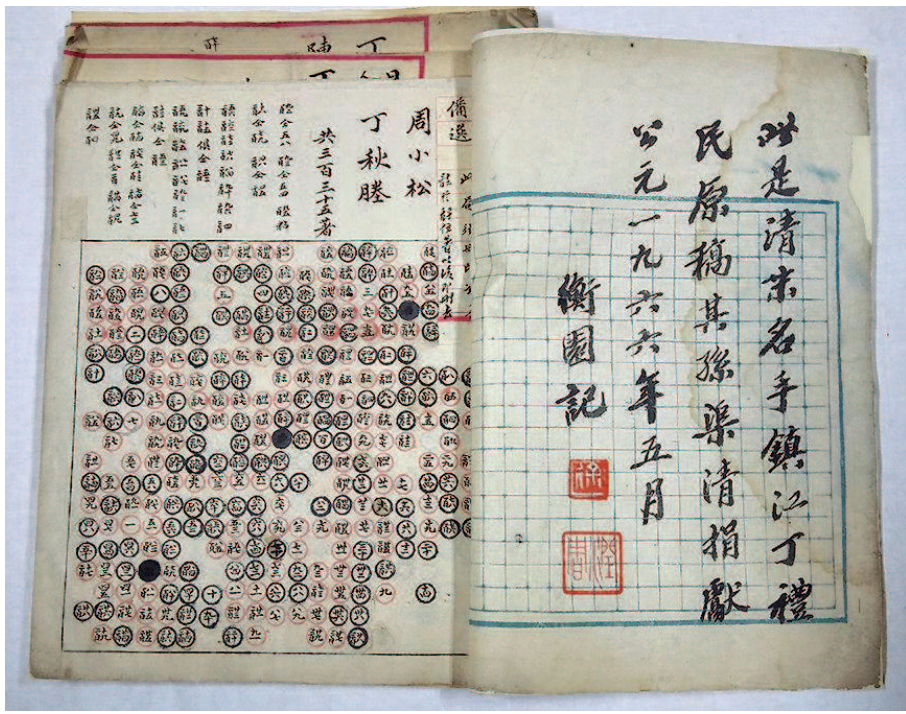
书稿誊清后，经李毓珍教授和赵之云先生校订，按照内容大体理顺，为围棋起源与围棋知识、先秦至两晋、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、明、清、近现代、综合、神话、日本朝鲜韩国等十一章。李毓珍、徐润周和赵之云三人，曾经为《辞海》编写了近百围棋条目。这是李赵两位和徐润周并未相约却极为默契的“合作”。

不料未及编完全部书稿，李赵两位先生都已不在病榻上。赵之云便将书稿的出版使命交予年轻编辑杨柏伟，并嘱他续写序言。杨柏伟写完，匆匆赶到医院。赵之云听杨柏伟读完全文，颌首微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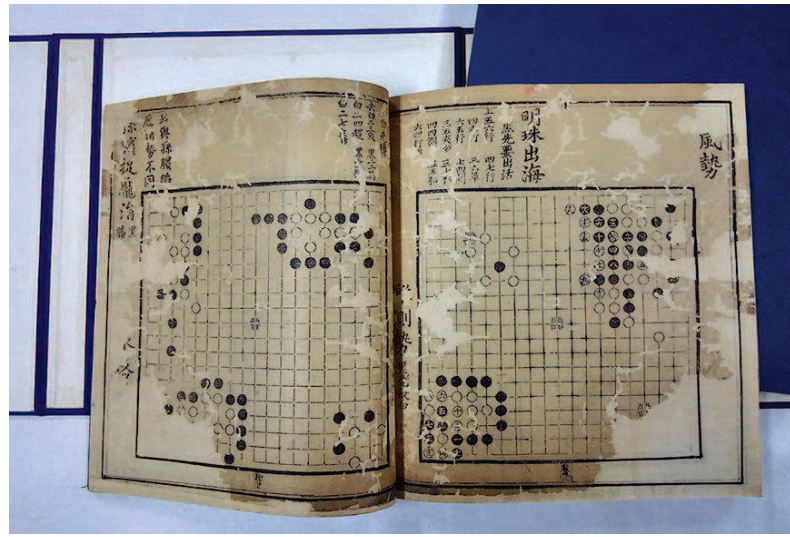
1996 年 8 月，李赵两位先生竟于同一日去世，没有见到《围棋纪事诗》的出版。

二十年前，我收到柏伟兄的赠书，知书稿写出版的一番坎坷，便不知不觉读了三四遍。确信此书称得上是以旧体诗写就的中国围棋的百科全书。我们的和古谱典籍相隔浩渺的时空大河。学识浅陋，令后来者常常踟躇于河边，不敢深涉。多亏徐润周先生早就准备好了渡河之舟楫。我们熟悉了他说考据的历史记载，也亲近了他留下的那些珍贵的古谱。

有否“幽窗下和古人语”？没有。我们在这一间没有窗户的库房里，见字如面的是“近楼”与“衡园”。如有疑问想要请教，倘有心得想要分享，首先想到的还是徐先生。



左：丁礼民（丁秋滕），江苏镇江人。清同治、光绪年间棋手。此是他自己青年时与国手周小松、晚年与日本棋手高部道平对弈的棋谱。右：年版《玄玄棋经》，徐润周 1961 年捐赠上海棋社。



名师和高徒

过传忠

在今年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典礼上，著名表演艺术家奚美娟作为校友代表致词。她重提了当年班主任徐平平老师的“演员十诫”，引起演艺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和共鸣。

是，连我这个门外汉，也记得曾在《文汇报》上看过这篇“十诫”。赶忙翻阅徐老师的《戏剧导演攻略》一书，果然在第六章找到了它。这份徐老师为表演系学生准备的演讲提纲，被人发现，推荐给《文汇报》，发表于 1989 年 2 月 15 日，至今都逾三十年了。

几天前又在报上看到奚美娟的访谈录，题为《演员是一份神圣的职业》。对话中也提到“十诫”，“意在告诉学弟学妹，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，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。”“徐老师讲的都是演员成长中的专业问题……是恒定的专业规律。”这话说到点子上了，正如徐老师的爱人王昆老师所说，“十诫”是一份有关演员道德伦理学的完整篇章，是作者道德和艺术两方面理想、修养、信念高度融合的体现，也是艺术人格的体现。

俗话说，名师出高徒，高徒显名师。奚美娟对徐老师“十诫”的理解与把握，说明她不愧为徐老师这位名师的当之无愧的高徒。作为一名演员，她放下众多的高技术工作不谈，努力引导众多

学弟学妹把注意力先凝聚到“专业规律”这一焦点上，这既是对老师当年教书的体会，也有自己数十年艺术实践的回顾与提升。三百六十行，之所以行行都能出状元，就因为每个行业、每项职业都有自己的道德，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“职业道德”不是一个简单的词，它包含了对从业者待人接物方方面面的严格要求。“十诫”虽短，却告诫大家该做的不该做的、该想的不该想的，台上的与台下的、有关的和“无关的”。徐老师指出，“表演艺术是世上最大的一门边缘科学”，单这一点就够我们努力一辈子了。当然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诲“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，不要爱自己艺术中的自己”更是千万不能忘记的。这些都是高徒数十年后对名师的汇报，九泉之下的徐老师应该会感到欣慰了。

徐老师还有一篇被人称为“教授百字寄语”的《偶寄》，文中有个“骇人听闻”的论断：凡是“坏演员”“好演员”，都不是我教的，造就他们成为好演员或坏演员的那个人，却原来是他们自己。怎么？想把育人的责任推个一千二净吗？当然不！这是在夸张地强调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，关键还是在于自身。同一位老师教的众多学生，多年后成绩就完全不同。那么，老师呢？干

什么去了？徐老师接着说：“被称‘氛围’的那样一种东西帮了他们的大忙。我想——我应该继续制造‘氛围’才是。”我体会，“氛围”也就是环境，为学生的发展成才创造、提供适当的环境，让他们有合适的土壤、阳光和水份，正是为师者的责任，不是只靠耳提面命就能奏效的。徐老师是位名副其实的名师，不仅上课，而且从事艺术实践，亲自导演了四十多场戏。其中，藏族班学生演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演出的《泰特斯·安德洛尼克斯》都不仅轰动国内剧坛，还产生了国际反响，他也从而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导演奖——金狮奖。这就

是“氛围”，这就是“环境”，名师的言传身教体现在他的一举一动、一招一式上，问题在于你是否意识到，是否能从中受到教益，有所收获。

也有人问：名师未必出高徒，高徒未必显名师。这话也不错，从另一侧面引导人们思考师生关系。首先应指出，师不喜授徒，徒不喜求师，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。而有些老师，业务不错，也教出过一些高材生，但学生普遍反映收益不大，是何原因呢？看来是为师抓不住道德，不能把学生往正确的待人接物上引导，所获就有限了。倘若再心怀一些杂念，把为师当作获取名利的手段，当然就更难培养出优秀人才，甚至连“名师”都名不符实了。至于说到学生那一面，求教目的不明，或得过且过无大志，或只求一技之长能糊口，即便遇到名师也难长进。倘若仅以名师当招牌，视为标榜自己的资本，那就更不值一提了。

看来，名师和高徒，都是相对的，有条件的。无论名师还是高徒，事业心和责任感还是第一位的。为了人才的培养，为了社会的进步，为了民族的复兴，希望能有更多徐平平这样的名师，能培养出更多奚美娟这样的高徒。

